

資治通鑑



復以聞復扶乙丑車駕幸五原帝改豐州因出塞巡長城去年所築者行宮設六合板城隋志帝北巡出塞

丈六尺上又翻加女牆板高六尺合以木為之方一尺外面一有板離合為之塗以青色墨六板為城高三

兩車之問車載上施車轆六合三板其車轆解文內即為美次內施轆轳以繩連轆轳人從外來觸轆轳

考異連轆轳向轉所發之人轆轳又以增周圍行宮二丈外向其柱舉轆轳去地二尺五寸當行官南北門施

轆轳以為外圍內布鐵菱爾雅菱曰今軍旅以鐵作菱以布蔽路謂之鐵菱或云鐵菱華次施弩牀皆插

銅錐鐵也外向上施旋機弩以繩連機人來觸繩則弩機旋轉向所觸而發其外又以增周圍施鈴柱

植磬以知所警增作轆轳帝募能通絕域者屯田主事常駿等請使赤土屯田曹蜀工部南書尚書諸曹

土國扶南之別種在南海中水行百餘日而達所都土色多赤因以為號杜佑曰崖州直南水行浸風特

利翻帝大悅丙寅命駿齋物五千段以賜其王赤土者南海中遠國也帝無日不治宮室之詔兩京

及江都苑園亭殿雖多久而益厭每遊幸左右顧矚之無可意者不知所適乃備貴天下山川之圖躬

自歷覽以求勝地可置官死者夏四月詔於汾州之北汾水之源營汾陽官也隋志樓頂郡汾源縣舊有汾

陽官管峯山天池汾水十三州志汾水出武州之燕京山管峯之異各也水經初元德太子薨見上卷

注燕京山上有大池世謂之天池按楊帝起汾陽官環天池詳見後五臺註

河南尹齊王暕次當為嗣元德吏兵二萬餘人悉隸於暕限暕古帝為之妙選僚屬為千以光祿少卿柳零

之為齊王長史少始照翻九且戒之曰齊王德業脩備富貴自鍾卿門也鍾聚若有不善罪亦相及簪之

慶之從子也柳慶事字文翻暕寵遇日隆百官趨謁闐咽道路暕以是驕恣昵近小人閭田年翻暕所為

多不法遣左右喬令則庫狄仲錡庫狄復姓陳智偉求聲色令則等因此放縱訪人家有美女輒矯暕命

呼之載入暕第淫而遣之仲錡智偉詣隴西搗多諸胡責其名馬帝改渭州為隴得數匹以進暕暕令還

主仲錡等詐言王賜取歸其家暕不知也樂平公主嘗奏帝言柳氏女美元右也樂音洛帝未有所答久

之主復以柳氏進暕又翻暕納之其後帝問主柳氏女安在主曰在齊王所帝不悅暕從帝幸汾陽宮大

獵詔陳以千騎入圍時奇陳大獲麋鹿以獻而帝未有得也乃怒從官皆言為陳左右所遏獸不得前才

用帝於是發怒求陳罪失時制縣令無故不得出境有伊闕令皇甫詡得幸於陳達禁攜之至汾陽宮御

史韋德裕希旨劾奏陳勅戶帝令甲士千餘人大索陳第索山客因窮治其事治直陳妃韋氏早卒

幸子陳與妃姊元氏婦通產一女陳召相工相息令徧視後庭相工指妃姊曰此產子者當為皇后陳以

元德太子有三子三子情恐不得立陰挾左道為厭勝厭勝至是皆發帝大怒斬令則等數人賜妃姊死

陳府僚皆斥之邊遠柳蹇之坐不能匡正除名華九時趙王杲尚幼帝謂侍臣曰朕唯有陳一子不然者

當肆諸市朝以明國憲陳自是恩寵日衰雖為京尹不復關預時政帝恒令虎賁郎將一人監其府事帝制

十二衛每衛置護軍四人掌副貳將軍無則一人攝奉改護軍為虎賁郎將正帝制陳有微失虎賁輒奏之帝

四品朝直遙翻復扶又翻恒戶登翻令力丁翻貴音奔將即亮翻監古街翻

亦常慮陳生變所給左右皆以老弱備員而已太史令庾質季才之子也其子為齊王屬隋王府有帝謂

質曰汝不能一心事我乃使兒事齊王何向背如此背蒲對曰臣事陛下子事齊王實是一心不敢有二

帝猶怒出為合水令開皇十六年置合水縣為慶州治所帝乙卯詔以突厥啓民可汗吸九勿翻可從

進奉朝化思改戎俗宜於萬壽成置城造屋其帷帳牀褥以上務從優厚秋七月辛巳發丁男二十餘

萬築長城自榆谷而東此榆谷當裴矩說鐵勒說式使擊吐谷渾大破之吐谷渾可汗伏允東走入西

平境內帝改鄯州為西平郡吐讀職入遣使請降求救帝遣安德王雄出澆河前已書觀王雄此復書安

帝征吐谷渾還方徙封親王高類誅之時雄尚為安德王通鑑因舊史許公宇文述出西平迎之宇文述

成文而書之耳帝改鄯州為澆河郡使疏更翻降戶江翻澆古堯翻許公宇文述出西平迎之宇文述

公述至臨羌城縣城也吐谷渾畏述兵盛不敢降帥衆西遁日率述引兵追之拔曼頭赤水二城隋志帝

管下有曼頭城曼音萬斬三千餘級獲其王公以下二百人虜男女四千口而還還從宣翻又伏允南

奔雪山此即蜀西山其故地皆空東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為隋有置州縣鎮戍置鄯善同西海河

寧伏戎宣德威定遠化赤水等縣志云置於五年天下輕罪徙居之八月辛酉上親祠恒岳恒岳恒岳北岳恒

畢集又翻裴矩所致西域十餘國皆來助祭三年誤也今從帝紀九月辛未徵天下鷹師悉集東京師



善調習鷹 至者萬餘人 冬十月乙卯頒新式去年四月壬辰改度量權衡並依古式今頒於天下 常駿等至赤土境赤土王利

富多塞遣使以三千舶迎之進金鑠以纜駿船使疏吏翻下同 汎海百餘日入境月餘乃至其都赤

所都名其王居處處昌器用窮極珍麗待使者禮亦厚遣其子那邪迦隨駿入貢 帝以右翊衛將

軍河東薛世雄為玉門道行軍大將帝改蒲州為河東郡隋志玉門縣屬敦煌 與突厥啓民可汗連兵擊

伊吾厥九勿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 考異曰世雄擊伊吾然則似在大業六十七年也按是時啓民已卒伐吐

谷渾之歲伊吾吐屯設獻地數千里恩師出玉門啓民不至世雄孤軍度磧伊吾初謂隋軍不能至皆不

寵甚厚隋何故伐之今移在獻地之前翻沙亦謂之磧磧世雄乃於漢故伊吾城東築城留銀青光祿大夫王

威以甲卒千餘人戍之而還還從宣翻又音如字 五年春正月丙子改東京為東都 突厥啓民可汗來朝禮賜益厚厥九勿翻可從刊入 癸未詔天下

均田 戊子上自東都西還 已丑制民間鐵叉搭鉤積刃之類皆禁之搭多職翻積作管翻 二月戊申車駕至

西京 三月己巳西巡河右乙亥幸扶風舊宅河右河西武威諸郡地 夏四月癸亥出臨津關臨津關當

臨河津水經注河水自流河東流逕邯川城南帝改岐州為扶風郡 又東逕臨津城北白土城南為綠河濟渡之地 度黃河至西平陳兵講武將擊吐谷渾五月乙亥上大獵

於拔延山清志西平郡北陸縣有拔延山杜佑曰拔延山在朔州 長圍亘二十里考異曰隋帝紀作二

庚辰入長寧谷長寧谷在古晉昌郡界水經注漢水逕臨羌縣故城南又東長寧川水注之 度星嶺丙戌

至浩疊川水經注浩疊川出塞外逕晉昌川又有長寧亭北有養女嶺即浩疊西平之北山 度星嶺丙戌

督役者九人帝改都水監為都水使者舊浩疊縣治音告門浩又音閣 以橋未成斬都水使者黃亘及

可從刊入聲汗紀云梁浩豐銜馬度而橋壞今從略記 數日橋成乃行吐谷渾可汗伏允帥眾保覆袁川

軍張壽西屯泥嶺四面圍之伏允以數十騎遁出遣其名王詐稱伏允保車我真山騎奇寄翻 壬辰詔右

屯衛大將軍張定和往捕之定和輕其衆少不被甲挺身登山吐谷渾伏兵射殺之義翻射而亦翻 其亞

將柳武建擊吐谷渾破之將即甲午吐谷渾仙頭王窮賊 同帥男女十餘萬口來降降戶江翻 六月丁



還從宣翻又如字新唐志京州西二百里有大斗軍山路險魚貫而出單行相次風雪晦冥文武饑餒

本赤水守捉開元十六年為軍因大斗拔谷為名考異曰帝紀在六月癸卯按西邊地雖寒不容六月沽濕夜久不逮前營也士卒凍死者大半大雪凍死人畜今從略記略記作達十技谷今從帝紀馬驢

什八九後官妃主或狼狽相失與軍士雜宿山間九月乙未車駕入西京冬十一月丙子復幸東都又翻

民部侍郎裴蘊以民間版籍脫漏戶口及詐注老小尚多奏令貌閱令丁翻閱其若一人不實則官

司解職又許民糾得一丁者令被糾之家代輸賦役義翻是歲諸郡計帳進丁二十萬三千新附口六十

四萬一千五百帝臨朝覽狀通朝直謂百官曰前代無賢才致此罔冒今戶口皆實全由裴蘊由是漸見親

委未幾擢授御史大夫與裴矩虞世基參掌機密蘊善侯伺人主微意幾居豈翻所欲罪者則曲法鍛成

其罪所欲宥者則附從輕典因而釋之是後大小之獄皆以付蘊刑部大理莫敢與爭必稟承進止然後

決斷斷丁蘊有機辯言若懸河或重或輕皆由其口剖析明敏時人不能致詰史言知人善任之難

突厥啓民可汗卒厥九勿翻可從列入上為之廢朝三日為于偽翻朝立其子吐吉吐吉當是為始畢可汗

表請尚公主詔從其俗初內史侍郎薛道衡以才學有盛名久當樞要高祖末出為襄州總管帝改襄

陽帝即位自番州刺史召之隋志廣州仁壽元年改番州蓋因番禺以欲用為祕書監道衡既至上高祖

文皇帝上時帝覽之不悅謂蘇威曰道衡致美先朝致極此魚藻之義也詩小序曰魚藻刺幽王也

將不能以自樂故君拜司隸大夫將置之罪司隸刺史房彥謙勸道衡杜絕賓客卑辭下氣帝置司隸大

子思古又置司隸刺史十四道衡不能用會議新令久不決道衡謂朝士曰向使高祖不死令決當父行

有人奏之帝怒曰汝憶高祖朝直遙翻邪居付執法者推之推尋繹也推考裴蘊奏道衡負才恃舊有

無君之心推惡於國雷翻妄造禍端論其罪名似如隱昧原其情意深為悖逆悖蒲內翻帝曰然我少時

與之行役謂伐陳時輕我童稚二翻與高祖賀若弼等外擅威權若人及我即位懷不自安賴天下無事

未得反耳公論其逆妙體本心道衡自以所坐非大過促憲司早斷亂翻彥奏曰帝必赦之敕家人具饌

以備賓客來候者饌難總翻及奏帝令自盡道衡殊不意未能引決憲司重奏縊而殺之妻子徙且末力

丁細重直龍翻絨天下寃之帝大閱軍實稱器甲之美宇文述因進言此皆雲定興之功帝即擢定興

爲太府丞

六年春正月癸亥朔未明三刻有盜數十人素冠練衣焚香持華自稱彌勒佛入自建國門釋氏之說以

謝彌勒佛出世故盜稱之以爲茲建國門蓋東都皇城端門也唐六典云武德五年平王世充爲釋迦佛衰

惡其壯麗焚乾陽殿及建國門華讀曰花考異曰雜記在五年正月又云三百人今從隋書監門者皆

稽首稽首監古銜翻既而奪衛士仗將爲亂齊王暕遇而斬之於是都下大索索山客翻連坐者千餘家帝

以諸蕃酋長畢集洛陽酋才由翻丁丑於端門街洛陽皇城端門外之街盛陳百戲戲場周圍五千步執絲竹者萬

八千人聲聞數十里問音自昏至旦燈火光燭天地終月而罷所費巨萬自是歲以爲常丁丑正月十五

樂蓋始諸蕃請入豐都市交易東都東市曰豐都南市帝許之先命整飾店肆簷宇如一盛設帷帳珍貨

充積人物華盛賣菜者亦藉以龍須席龍須席以龍須草織成今淮上胡客或過酒食店未翻悉令邀延

就坐坐但醉飽而散不取其直給之曰中國豐饒酒食例不取直胡客皆驚歎其黠者頗覺之給徒亥翻

慧見以繒帛纏樹曰中國亦有貧者衣不蓋形何如以此物與之纏樹何爲市人慙不能答帝稱裴矩之

能謂羣臣曰裴矩大識朕意凡所陳奏皆朕之成算未發之頃矩輒以聞自非奉國盡心孰能若是是時

矩與右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內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蘊光祿大夫郭衍皆以諂諛有寵迷善於供

奉容止便辟便毗連翻侍衛者咸取則焉郭衍嘗勸帝五日一視朝朝直遙曰無効高祖空自勤苦帝

益以爲忠曰唯有郭衍心與朕同帝臨朝凝重遙朝直發言降詔辭義可觀而內存聲色其在兩都及巡遊

常以僧尼道士女官自隨女官即女道士謂之四道場梁公蕭鉅琮之弟子千牛左右宇文晶慶之孫也隋制千

左右十二人掌供御弓箭文字變見一百皆有寵於帝帝每日於苑中林亭間盛陳酒饌饌雖晚翻敕燕

王侯與鉅晶及高祖嬪御爲一席饌徒甘翻僧尼道士女官爲一席帝與諸寵姬爲一席略相連接罷朝

即從之朝直宴飲更相勸侑更工酒酣般亂靡所不至以是爲常楊氏婦女之美者往往進御晶出入官

掖不限門禁至於妃嬪公主皆有醜聲帝亦不之罪也帝復遣朱寬招撫流求又翻流求不從帝遣虎

賁台通監

卷一百八十一

隋紀

煬皇帝

日





書不報 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餘杭八百餘里今鎮江古京口也帝改杭州為餘杭郡廣十餘丈

軍旅間不便使歲始詔從駕涉遠者文武官皆戎衣五品以上通着紫袍六品以下兼用緋綠官常服

啓民所力知啓民不敢隱與之見帝賢黃門侍郎裴矩說帝曰高麗本箕子所封之地漢晉皆為

郡縣周武王封箕子於朝鮮晉書秦末衛滿據之傳國至孫右渠漢武帝滅之開為四郡漢末公孫度據之傳

國兵亂高麗內侵併有遼東地今乃不臣別為異域先帝欲征之矣矣但楊諒不肖師出無功事見一百

開皇十當陛下之時安可不取使冠帶之境遂為蠻貊之鄉乎今其使者親見啓民舉國從化可因其恐

懼脅使入朝朝直遙帝從之敕牛引宣旨曰朕以啓民誠心奉國故親至其帳明年當往涿郡爾還日語

高麗王還從宣翻又音如字勿自疑懼存育之禮當如啓民苟或不朝將帥啓民往巡彼土帥讀高麗王

元懼藩禮頗闕帝將討之課天下富人買武馬匹至十萬錢簡閱器仗務令精新或有濫惡則使者立斬

七年春正月壬寅真定襄侯郭衍卒真定縣侯也隋志恒山二月己未上升釣臺臨楊子津大宴百僚

乙亥帝自江都行幸涿郡御龍舟度河入永濟渠仍敕選部門下內史御史四司之官於船前選補選部

宣選翻選補其受選者三千餘人或徒步隨船三千餘里不得處分處昌昌翻凍餒疲頓因而致死者什

一二壬午下詔討高麗敕幽州總管元引嗣府此書元引嗣前官往東萊海口帝改萊州造船三百

艘被蘇官更督役晝夜立水中略不敢息自署以下皆生蛆死者什三四余翻夏四月庚午車駕至涿郡

之臨朔宮唐志幽州薊縣有故隋臨朔宮考異曰略記曰丙午文武從官九品以上並令給宅安置從

用先是詔摠徵天下兵無問遠近俱會於涿先悉薦又發江淮以南水手一萬人弩手三萬人嶺南排

鑕手三萬人鑕七亂於是四遠奔赴如流五月敕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車五萬乘送高陽隋志高陽縣

資台通鑑

卷一百八十一

隋紀 煬皇帝

繩證

供載衣甲幔幕

半翻

令兵士自挽之發河南北民夫以供軍須秋七月發江淮以南民夫及船運黎

陽及洛口諸倉米至涿郡令力丁翻黎陽縣屬汲郡有黎陽倉洛口倉初置見上卷二年舳舻相次千餘里船音載兵甲及攻取之具

往還在道常數十萬人填咽於道晝夜不絕死者相枕枕任翻臭穢盈路天下騷動山東河南大水漂沒

三十餘郡冬十月乙卯底柱崩偃河逆流數十里砥柱在河南郡陝縣北河中底與砥同初帝西巡見五遣侍御史韋節制

御史臺侍御史召西突厥處羅可汗厥九勿翻處昌呂翻令與車駕會大斗拔谷國人不從處羅謝使者辭以

佗故帝大怒無如之何會其酋長射匱遣使來求婚令力丁翻使疏吏翻酋才由翻長知兩翻裴矩因奏曰處羅不朝恃彊大

耳臣請以計弱之分裂其國即易制也朝直遙翻下射匱者都六之子達頭之孫杜佑曰都六者突厥始

為達頭之子則非始建號者也世為可汗君臨西面今聞其失職附屬處羅故遣使來以結援耳願厚禮其使拜為大可

汗則突厥勢分兩從我矣言射匱處羅將帝曰公言是也因遣矩朝夕至館微諷諭之帝於仁風殿召其

使者言處羅不順之狀稱射匱向善善將立為大可汗令發兵誅處羅然後為婚帝取桃竹白羽箭一枚

挑竹桃枝竹也今江南有之以賜射匱因謂之曰此事宜速使疾如箭也使者返路經處羅處羅愛箭將留之使者諂

而得免充翻射匱聞而大喜與兵襲處羅處羅大敗棄妻子將數千騎東走緣道被劫寓於高昌東保時

羅漫山新唐志伊州伊吾縣有折羅漫山亦曰天山將高昌王麴伯雅上狀其狀帝遣裴矩與向氏親要

左右馳至王門關晉昌城新唐志玉門關在西北曉諭處羅使入朝十二月己未處羅來朝於臨朔宮朝直帝

大悅接以殊禮帝與處羅宴處羅稽首謝入見之晚帝以溫言慰勞之稽音啓見賢通備設天下珍膳盛

陳女樂羅綺絲竹眩曜耳目然處羅終有快怏之色怏於帝自去歲謀討高麗詔山東置府令養馬以

供軍役又發民夫運米積於瀘河懷遠二鎮新唐志瀘河懷遠二鎮遠西郡領遠西瀘河懷遠三縣瀘音盧車牛往者皆不返士

卒死亡過半耕稼失時田疇多荒加之饑饉穀價踊貴東北邊尤甚斗米直數百錢所運米或粗惡手翻

令民糴而償之又發鹿車夫六十餘萬鹿車小車也言其小止容一鹿二人共推米三石雷翻道途險遠不足充餼餼音

食也鉤翻乾至鎮無可輸皆懼罪亡命重以官吏貪殘用綱因緣侵漁百姓困窮財力俱竭安居則不勝凍餓

勝音 死期交急剽掠則猶得延生翻於是始相聚為羣盜郡平民王薄擁眾據長白山鄒平縣宋所僑

地隋開皇十八年改名鄒平時屬齊郡唐併入齊州臨濟縣長白山在章二縣界亦屬齊郡宋白曰剽掠

齊濟之郊帝改齊州為齊郡齊州為濟自稱知世郎言事可知矣又作無向遼東浪死歌以相感勸浪死

也徒死避征役者多往歸之平原東有豆子訖帝改德州為平原郡負海帶河地形深阻自高齊以來羣盜

多匿其中有劉霸道者家於其旁累世仕宦其產富厚霸道喜游俠許食客常數百人及羣盜起遠近

多往依之有眾十餘萬號阿舅賊阿舅漳南人竇建德漳南人改為漳南為清河郡宋白曰取地居漳水之南為

名少尚氣俠膽力過人為鄉黨所歸附會募人征高麗建德以勇敢選為二百人長少詩照翻同縣孫安

祖亦以驍勇選為征士免翻安祖辭以家為水所漂妻子餒死縣令怒笞之安祖刺殺令亦翻亡抵建德

監考異曰杜儒童隋季革命記云安祖以建德匿之官司逐捕蹤跡至建德家建德謂安祖曰文皇帝時

天下殷盛發百萬之眾以伐高麗尚為所敗年事敗補遺翻今水潦為災百姓困窮加之往歲西征謂吐

谷行者不歸瘡痍未復主上不恤乃更發兵親擊高麗天下必大亂丈夫不死當立大功豈可但為亡虜

邪邪音乃集無賴少年得數百人使安祖將之將即亮翻入高雞泊中為羣盜新唐書曰高雞泊廣袤數

安祖自號將軍時鄆人張金稱聚眾河曲河曲清河之曲新唐書作河渚鄆音輸隋人高士達聚眾於

清河境內為盜舊唐書曰隋開皇五年郡縣疑建德與賊通悉收其家屬殺之新書曰時羣盜往來漳南割

由是郡縣疑建德帥麾下二百人亡歸士達帥讀士達自稱東海公以建德為司兵頃之孫安祖為張金

其與賊通建德所殺其眾盡歸建德兵至萬餘人建德能傾身接物與士卒均勞逸由是人爭附之為之致死為于偽

德給自是所在羣盜蜂起不可勝數勝音升數徒眾多者至萬餘人攻陷城邑甲子較都尉鷹揚與郡縣

相知追捕隋置奉車駙馬都尉屬三南帝並廢之此蓋隨獲斬決隨所獲而然莫能禁止

八年春正月考異曰略記云癸丑帝御前殿按長是月帝分西突厥處羅可汗之眾為三歌九勿

呂翻可從刊呂翻可從刊使其弟闕度設將羸弱萬餘口居于會寧突厥之官典兵者謂之設靈州鳴沙縣後周置會

入聲汗音寒

資台通監 卷一百八十一 隋紀 煬皇帝



考異曰隋西突厥傳作達度闕設今從裴矩傳又使特勒大奈別將餘眾居于樓煩突厥之官子命處羅將五百騎常從車駕

巡幸賜號曷婆那可汗騎奇寄翻考異曰唐李軌傳作曷婆那可汗初高道士潘誕誕清志河南

有嵩自言三百歲為帝令煉金丹帝為之作嵩陽觀為于偽翻合音華屋數百間以童男童女各一百二

十人充給使位視三品常役數千人所費巨萬云金丹應用石膽石髓變翻發石工鑿嵩高太石深百尺

者數十處深式凡六年丹不成帝詰之詰去誣對以無石膽石髓若得童男女膽髓各三斛六斗可以代

之帝怒鎖詣涿郡斬之且死語人曰語牛此乃天子無福值我兵解時至解佳買翻一作假音學仙者謂

為解化今誕謂我應生梵摩天云梵扶四方兵皆集涿郡帝徵合水令庾質質出合水問曰高麗之眾

不能當我一郡今朕以此眾伐之卿以為克不不麗力知翻對曰伐之可克然臣竊有愚見不願陛下親行

帝作色曰朕今摠兵至此豈可未見賊而先自退邪邪音對曰戰而未克懼損威靈若車駕留此命猛將

勁卒將即指授方略倍道兼行出其不意克之必矣事機在速緩則無功帝不悅曰汝既憚行自可留此

右尚方署監事耿詢上事切諫監事監作者也帝大怒命左右斬之何稠苦救得免壬午詔左右

二軍出鏖方長岑溟海蓋馬建安南蘇遼東方蒐扶餘朝鮮沃沮樂浪等道帝指授諸軍所出之道多用

鮮焉樂浪郡蓋馬屬玄菟郡有蓋馬大山遼東漢郡名溟海蓋即漢樂浪郡之海真縣建安南蘇扶餘皆

高麗國城守之處沃沮亦古地名是時其地已入新羅界饒郎豆翻莞音塗朝音潮鮮音仙沮子餘翻樂

音郎右十二軍出粘蟬令資渾彌臨屯候城提奚蹋頓肅慎碣石東曉帶方襄平等道漢志提奚東曉

帶方等縣屬樂浪郡倭城襄平屬遼東郡臨屯亦漢武帝所置郡名蹋頓即漢末遼西烏丸蹋頓所居肅

漢樂浪郡遼東郡其地時為棘鞠所居碣石禹貢之碣石也杜佑以為此碣石在高麗中佑曰碣石山在

北猶存熱女廉翻蟬服虔音提翻徒蓋翻碣石列朝應劭曰音移駱驛引途駱驛相繼摠集平壤平

城北注曰馬祖天驕也帝親授節度每軍大將亞將各一人騎兵四十隊隊百人十隊為團步卒八十隊

分爲四團團各有偏將一人其錯霄纓拂旗播每團異色將即亮翻騎奇受降使者一人承詔慰撫不受

大將節制其輜重散兵等亦爲四團降戶江翻使疏吏翻寄歸鐵可亥翻使步卒挾之而行進止立營皆有次叙儀法癸

未第一軍發日遣一軍相去四十里連營漸進終四十日發乃盡首尾相繼鼓角相聞旌旗亘九百六十

里御營內合十二衛三臺五省九寺分隸內外前後左右六軍次後發又亘八十里近古出師之盛未之

有也 甲辰內史令元壽薨 二月壬戌觀德王雄薨觀王雄諡曰北平襄侯段文振爲兵部尚書上

表以爲帝寵待突厥太厚處之塞內上時掌翻資以兵食戎狄之性無親而貪異日必爲國患宜以時諭

遣令出塞外令力丁翻然後明設烽候緣邊鎮防務令嚴重此萬歲之長策也兵曹郎斛斯政椿之孫也改

尚書諸曹侍郎爲卿兵曹郎開皇之兵部侍郎也射斯構構間後魏孝武高歡者也以器幹明悟爲帝所寵任使專掌兵事文振知政險薄不可

委以機要屢言於帝帝不從及征高麗以文振爲左候衛大將軍出南蘇道文振於道中疾篤上表曰竊

見遼東小醜未服嚴刑遠降六師親勞萬衆但夷狄多詐深須防擬口陳降款母宜遽受乘繩證翻水潦

方降不可淹遲唯願嚴勸諸軍星馳速發水陸俱前出其不意則平壤孤城勢可拔也若傾其本根餘城

自克如不時定脫遇秋霖深爲艱阻兵糧既竭彊敵在前鞅鞅出後蘇音末遲疑不決非上策也三月辛

卯文振卒卒子帝甚惜之 癸巳上始御師進至遼水衆軍摠會臨水爲大陳陳讀高麗兵阻水拒守隋

兵不得濟左屯衛大將軍麥鐵杖謂人曰丈夫性命自有所在豈能然艾炙頰瓜蒂歟鼻治黃不差而卧

死兒女手中乎黃熱病也熱則頭痛故熨艾以灸類熱則上墮瓜蒂味苦寒故噴鼻以通開兩差愈也然

乃自請爲前鋒謂其三子曰吾荷國恩荷下今爲死日我得良殺汝當富貴帝命工部尚書宇文愷造浮

橋三道於遼水西岸旣成引橋趣東岸趣七橋短不及岸丈餘高麗兵大至隋兵驍勇者爭赴水接戰號

高麗兵乘高擊之隋兵不得登岸死者甚衆麥鐵杖躍登岸與虎賁郎將錢士雄孟義等皆戰死異曰

乃歛兵引橋復就西岸詔贈鐵杖宿公宿古使其子孟才襲爵次子仲才季才並拜官

正議大夫更命少府監何稠接橋更工衛翻二日而成諸軍相次繼進大戰于東岸高麗兵大敗死者萬

隋紀 煬皇帝

計諸軍乘勝進圍遼東城即漢之襄平城也車駕度遼考異曰隋帝紀癸巳上御師甲子臨遼水橋戊戌

按長縣是月庚辰朔不容有甲子又戊戌之下不容有甲午乙未丙申此必誤也今並除之引曷薩那可汗及高昌王伯雅觀戰處以懾憚之因

下詔赦天下命刑部尚書衛文昇尚書右丞劉士龍撫遼左之民給復十年復方建置郡縣以相統攝

夏五月壬午納言楊達薨諸將之東下也帝親戒之曰今者弔民伐罪非為功名諸將或不識朕意欲

輕兵掩襲孤軍獨闢立一身之名以邀勳賞非大軍行法言非大軍征行之法將即亮翻公等進軍當分為三道有所攻

擊必三道相知毋得輕軍獨進以致失亡又凡軍事進止皆須奏聞待報毋得專擅遼東數出戰不利所數

乃嬰城固守帝命諸軍攻之又敕諸將高麗若降即宜撫納不得縱兵遼東城將陷城中人輒言請降

江翻諸將奉旨不敢赴機先令馳奏比報至比必城守禦亦備隨出拒戰如此再三帝終不寤既而城

久不下六月己未帝幸遼東城南觀其城池形勢因召諸將詰責之曰公等自以官高又恃家世欲以暗

懦待我邪結去吉翻懦乃卧翻又在都之日公等皆不願我來恐見病敗耳我今來此正欲觀公等所為

斬公輩耳公今畏死莫肯盡力謂我不能殺公邪諸將咸戰懼失色帝因留城西數里御六合城此六合

三年行城之制周回八里城及女垣高十仞高麗諸城各堅守不下右翊衛大將軍來護兒帥江淮水軍舳舻數百里浮海先

進入自涓水班志涓水西至增地縣入海皆在樂浪去平壤六十里與高麗相遇進擊大破之護兒欲乘

勝趣其城起七副總管周法尚止之請俟諸軍至俱進護兒不聽簡精甲四萬直造城下造七高麗伏兵

於羅郭內空寺中出兵與護兒戰而偽敗護兒逐之入城縱兵俘掠無復部伍伏兵發護兒大敗僅而獲

免士卒還者不過數千人高麗追至船所周法尚整陳待之高麗乃退護兒引兵還屯海浦不敢復留應

接諸軍陳讀曰陣復扶又翻考異曰北史云護破高麗斬高元弟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出扶餘道右

翊衛大將軍于仲文出樂浪道隋制十二衛各置大將軍一人來護兒于仲文並書右翊衛大將軍何也

爲右翊衛大將軍通左驍衛大將軍荆元恒出遼東道恒戶登翻右翊衛將軍薛世雄出沃沮道左屯衛將軍辛世雄出玄菟道涓子余翻右禦衛將軍張瑾出襄平道右武侯將軍趙孝才出碣石道涿郡太守

檢校左武衛將軍崔弘昇出遂城道檢校右禦衛虎賁郎將衛文昇出增地道守式又翻皆會於鴨綠水

西班志云蓋郡西蓋馬縣有馬營水新唐書馬營水出鞬鞞之白山色若鴨頭號鴨綠水平壤城在鴨綠東南金人謂鴨綠水為混同江杜佑曰鴨綠水闊三百步在平壤西北四百五十里遼水東南四百八

里述等兵自瀟河懷遠二鎮人馬皆給百日糧又給排甲槍稍稍色并衣資戎具火幕人別三石已上重

莫能勝致升下令軍中士卒有遺棄米粟者斬軍士皆於幕下掘坑埋之纔行及中路糧已將盡高麗

遣大臣乙支文德詣其營詐降乙支東夷傳姓支力知翻降戶江翻下同實欲觀虛實于仲文先奉

密旨若遇高元及文德來者必擒之仲文將執之尚書右丞劉士龍為慰撫使使疏史固止之仲文遂聽

文德還還從既而悔之遣人給文德曰更欲有言可復來給待亥翻文德不顧濟鴨綠水而去仲文與述

等既失文德內不自安述以糧盡欲還仲文議以精銳追文德可以有功述固止仲文怒曰將軍仗十萬

之衆不能破小賊何願以見帝且仲文此行固知無功何則古之良將能成功者軍中之事決在一人即將

亮翻今人各有心何以勝敵時帝以仲文有計畫令諸軍諮稟節度故有此言由是述等不得已而從之

與諸將度水追文德文德見述軍士有飢色故欲疲之每戰輒走述一日之中七戰皆捷既恃驍勝又逼

羣議於是遂進東濟薩水薩桑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為營文德復遣使詐降復扶請於述曰若旋師者

當奉高元朝行在所朝直述見士卒疲弊不可復戰復扶又平壤城險固度難猝拔度徒遂因其詐而還

使來護兒之師不敗而先退則營於平壤城外與平壤文述諸軍措聲援相接不致有薩水之狼狽也還從

宣翻又如字下同考異曰革命記云許公即至平壤城頭即掛降幡約至五日檢錄簿籍圖書開門待

命期過五日無一言許公類無報答又十數日乃云船糧盡却却公今更欲何待然始抗拒守分

兵以捉險要許公知被欺則卷甲歸每日常設方陳而行四面俱時受敵傷殺既衆糧食又盡過遼水者

什無二三按揚帝馬羣高麗若明述等為方陳而行高麗四面鈔擊交翻力知翻述等且戰且行秋七

月壬寅至薩水軍半濟高麗自後擊其後軍右屯衛將軍辛世雄戰死於是諸軍俱潰不可禁止將士奔

還一日一夜至鴨綠水行四百五十里將軍天水王仁恭為殿殿丁擊高麗却之來護兒聞述等敗亦引

還唯衛文昇一軍獨全還從宣翻初九軍度遼凡三十萬五千及還至遼東城唯二千七百人資儲器械

巨萬計巨萬萬失亡蕩盡帝大怒鎖繫述等癸卯引還文述等糧盡通歸高麗出兵邀截亡失蕩盡帝怒

資台通鑑 卷一百八十一 隋紀 煬皇帝



敕所司鎮將隨行無幾新劉士龍等於軍市特款述今從隋書初百濟王璋遣使請討高麗帝使之覘高麗動靜麗力知翻使跪吏翻璋內與高麗潛通隋軍將出璋使其臣國智牟來請師期帝大悅厚加賞賜遣尚書起部郎席律詣百濟起部郎屬工部尚書姓純席姓告以起師之期其先姓籍避項羽諱改姓席氏告以期會及會師之日也及隋軍度遼百濟亦嚴兵境上聲言助隋實持兩端是行也唯於遼水西拔高麗武厲高麗置遼水之西以置遼東郡及通定鎮而已八月敕運黎陽洛口太原等倉穀開皇三年於衛州置黎陽倉其汾晉之粟漕向望海頓望海頓當在遼西界使民部尚書樊子蓋留守涿郡九月庚寅車駕至東都考異曰雜記十月車駕幸涿郡微冬十月甲寅工部尚書宇文愷卒愷子十一月己卯以宗女為華容公主嫁高昌宇文述素有寵於帝且其子士及尚帝女南陽公主故帝不忍誅甲申與于仲文等皆除名為民斬劉士龍以謝天下以士龍縱乙薩水之敗高麗追圍薛世雄於白石山世雄奮擊破之由是獨得免官以衛文昇為金紫光祿大夫諸將皆委罪於于仲文帝既釋諸將獨繫仲文仲文憂患發病困篤乃出之卒于家志於遼東卒于恤翻考異曰略是歲大旱疫山東尤甚張衡既放廢見上六年帝每令親人覘衡所為覘丑廉翻帝還自遼東衡妾告衡怨望謗訕朝政朝直詔賜盡于家衡臨死大言我為人作何等事謂仁壽四年事而望久活監刑者塞耳監街翻塞促令殺之丁翻